

朔州志

義文志下

傳誌

論著

詞章

詩

傳誌 傳

尉遲敬德列傳

唐書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鄠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為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眾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懼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内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言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軍雄信者賊驍將也

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根連耶賜金銀一篋實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廢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歡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勅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四一車薛仁敬德起幽賊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聞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潛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急

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已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元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元齡等與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元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待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斯何來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闢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

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党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第一賜絹萬疋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婢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罷詔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教得勉自脩飾悔何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廊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元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二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

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
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
客不與通飾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
粉為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群刺
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刀
與之較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
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間
王三失稍遂大愧服貞觀十七年詔圖形凌烟閣贊
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
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五代唐

周德威列傳

五代史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
塵以知敵數其壯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鉄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
內衛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

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騎將陳章者號夜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夜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奪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鉄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禽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舍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兵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

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
拜振武節度司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
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
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東梁軍至於柏鄉
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柏
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
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
曜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
徒師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
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
告於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
宗曰吾援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
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
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
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
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
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

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獲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兵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軍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也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搏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紂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即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

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
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
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
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軍廷珪望見
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追之德威佯走度
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
奪搥擊之廷珪墜馬遂見禽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
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
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
鄩俱東爭取臨清臨清有積粟晉軍餉道也德威先
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
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
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
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
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
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
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
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

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待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之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宗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明

吳孝子傳

編修馬昇

吳順字孟高性淳謹不事表暴嘗曰經義始於親自
葬先於孝人弗知孝何以為人子耶於是克供子職
母氏早逝家且窶膏薪為業奉父添祥益謹三十餘
年未嘗一日稍怠父遺傷寒疾七晝夜祕結不得通
順舐穀道糞卒出又患瀉痢順聞糞苦可治夜禱北
辰取膏之味苦澀求醫得差父思雉臙時三月忽雉
飛入其家捕烹食之遂愈壽九十一卒葬八里原順
廬墓側年亦七十矣鹽醬不入口負土封塋朝夕悲
慟不衰數日有慈烏百數飛翔繞墓哀鳴之鄉里咸
謂孝感所致順之異人也不以災而附寒而棄每令
其嗣顓習諸藥祀舍人多德之其先世本雷氏江右
撫州臨川人壻於吳從戎朔州衛自添祥始云論曰
惡不潔而掩鼻情也嘗親糞如飴非誠於孝者能之
乎雉不蓄於家而自至以供食非孝誠之所感歟吳
孝子異古黜婁王祥同心合符而所行所感兼之此
其誠能動物也後世魏鋤德色人也而虎狼之不若
聞順之風寧不惕然有愧於中也夫

雷節婦傳

侍讀 徐 穆

雷貞婦高氏者雷頤妻也雷高皆朔州人雷隸尺籍貞婦自歸雷氏即知孝事舅姑順承夫子意既數年夫卒於疾貞婦年二十餘膝下惟一女甫時貞婦痛夫早逝哭泣過哀勺水數日不入口屢絕而復甦曰吾夫所天何生為每持尺組欲自經輒為家人覺不得死自是防護惟謹貞婦乃改心夫天曰吾即不死吾養吾舅姑待其終吾撫吾小女子待其嫁不亦可乎居既久里姬間以他適覘其意貞婦慟曰天乎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叱其人以去尋剪髮自毀其形由是覲覲者息靜居一室早作暮輟紡績織絰以營衣食事舅姑必敬必戒女子教以女工不便頃刻離左右後舅姑終女子亦長大送終擇配之事舉得其宜成化壬辰貞婦年踰七十有司始具其事聞於朝事再下審覈不誣乃詔旌其門又數年貞婦以壽終年七十有七成化丙申歲也又二十有九年為弘治甲子貞婦從子嬰為太學生始來請序文將存諸家

信久遠才樂道人之善又職在史官乃敘而傳之贊
曰貞婦法長庶吐日不知書朔方又邊鄙用武之地
其人多戰鬥輕生間略跌宕廉節謹愿宜若不清而
貞婦所立乃若中門衣纓之女素閑詩書之訓焉者
是固貞婦天性所鍾特立不群而國家因雖之化無
遠弗被亦因以可見焉而世之言守節者必曰有子
有子云者蓋以繫其心於今日主其祀於後日也貞
婦一女笄笄孺弱雖有不能必其成既成不免命之
嫁老復一身四顧無人視其地難易較然矣然則貞
婦固可使之無傳哉固可使之無傳哉

倪烈婦傳

萬曆年

朔州知州

翁應祥

常熟人

嘗聞婦行有節烈兩者曷分焉節者矢志於永久烈
者激發於一旦二者均難而烈者又難之難矣余守
鄆陽無尺寸可自効獨硜硜一念欲行古儒先之為
治以勵風俗興教化為主因按是書見有烈婦倪氏
者為里中豪楊一山以姦事逼死意甚壯之曰異哉
天地間正氣有若是乎於一山不覺髮豎而背裂於

氏不勝扼腕而傷心也雖當道已表其廬宜上其事請旌於朝而貼且有待先用紀其事於石勒之志乘以照示來茲抑顯微幽同司風教者責也為作倪烈婦傳烈婦姓倪氏氏族無考適朔之留城村人盧天寶盧本名族甲第蟬聯代衍詩禮以故笄幃之流亦多以節烈自命者天寶素貧明農為業家鮮臧獲時當饑饉耕值天寶他往氏親攜酒脯以犒田者歸遭楊一山於道一山者張蔡莊人距氏居四里而近其人性輕佻又年少未偶覘婦有姿綏綏之態不自禁止以為是桑間濮上也於是乘氏獨行強拉苟合氏駭且怒厲聲叱之曰古稱男女別於途何物狂奴敢爾爾耶我良家女義不受辱寧死不悔時山持之急氏拒之益堅以弱女子其強有力者抗而山淫心如火惡性如醒盡力相加扼氏仆地裏衣盡裂幾毀肢體氏苦相持不得解去大聲疾呼震動遠邇有盧自強者亦天寶族也適偕里中兒禱於龍神廟聞之率眾踉蹌赴救乃縛一山廟中而縱氏令脫歸當是時氏之不死於一山者一綫耳既歸意色慘沮怨

忿不自得姑牛氏驚叩之泣道所以且白以願就死
狀姑曰而休矣苟不自黜何苦為且我老人尚在必
欲死者獨不念我及爾夫若子耶氏唯唯天寶歸泣
訴如初寶亦慮氏之死也母子相與密守之一夕就
寢而氏解衣帶矰經死矣家人亟呼救之不活年僅
三十有二時神廟之四十五年六月五日也盧訟於
監司檄牧守柳公捕一山庭訊之時厥父繼榮尚詭
詞為解曰氏行道溺水吾兒手援之綰結一處非有
他也柳公細加鞫問且躬自按行其地悉平坦絕無
溝塹繼榮語塞一山亦叩頭伏罪曰惟大人命余實
不良以污本婦何辭焉獄成以姦殺論死時論快之
至今二十餘年凡直指使與司寇大夫先後讞者不
曰婦自經有餘馨則曰貞烈可傲冰霜不曰對夫姑
而明志則曰甘投繯以潔身棄饋昭昭播在人耳孰
不知有倪烈婦者野史氏曰氏之死烈矣當其邂逅
狂且以死相拒毀裏衣而不顧被楚毒而不惜正氣
錚錚凜不可犯猶曰通都孔道懼屬耳目焉且卒然
相遇於草野之間非有援琴之挑故為投梭之拒或

亦人情所能也迨其幸脫歸家姑與夫更相慰勞膝
前提抱子又呱呱泣也斯亦可已矣畢竟暗室掩
閨戶自經忍於割愛不忍於污辱非烈丈夫誰則能
之古有斷臂明心者不得專美於前矣今奸徒雖已
伏法烈婦猶且含冤未得尺一之詔以慰貞魂地下
誠為缺事每見觀風使者諮訪節烈下令賁之故老
輒無以應嗚呼孰有貞烈如氏者顧不以被旌揚之
典哉其拒楊於途也為貞夫之慷慨其就死於家也
為有道之從容吾於烈婦不能不三致意云

國朝

馬節婦傳

順治年

應州知州

岑紹祖

以人與其事傳者傳信焉疑則否傳大焉細則否今
馬氏婦之節業信諸朝矣其幽芳軼行或為野史家
乘所不載故不無待於後人之傳之也馬節婦孟氏
者漢之公孟離也